

孟广来论著集—— 老舍研究

孟 丹

文化艺术出版社

孟广来论著集——老舍研究

孟 丹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景 春

孟广来论著集——老舍研究

孟 丹 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5.5印张 117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5039-0971-4/Z·6

定 价：3.20元

著書立說傳四海
博古頌今警萬民

胡絜青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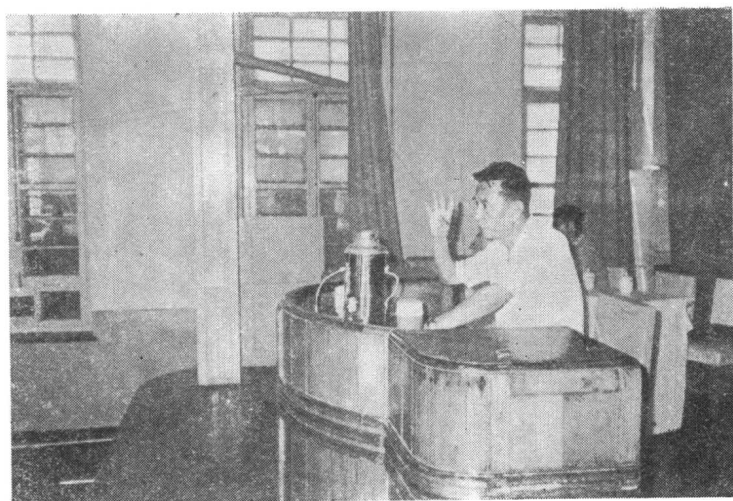
孟广来先生像



写作中的孟广来先生



主持第二次老舍学术讨论会



正在作学术报告

写在前面的话

我最敬爱的父亲孟广来先生逝世已经整整两周年了，为悼念父亲并寄托深切的哀思，现收集、整理了父亲生前所写的著作和文章，按其内容分类编成专辑，陆续付梓问世。本书作为《孟广来论著集》的第一辑，汇集了父亲在老舍研究方面的若干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曾在不同杂志或论文集中发表过，也有部分遗稿为初次发表。由于有一部分论文和手稿，已交他人整理待发表，这次未能加以选收。这部专辑虽不是父亲在老舍研究方面的全部成果，但从已收入的文章来看，基本上涵盖了老舍研究课题的各个方面，涉及到老舍的文艺思想、创作道路、作品的艺术特征、文学贡献和地位，以及生活、生平等。相信它的出版，一定会对老舍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继本书之后，将相继出版的还有《元明散曲详注》、《茅盾年谱》、《论中国的戏剧和话剧》等。此外，我还准备将父亲遗留下来的大量手稿，在专家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逐步整理出版，以供学者和研究工作者参考。

我的父亲一生历经坎坷，饱尝艰辛，他刚正自尊，勤勉好学，兢兢笔耕，不求闻达，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自己所热爱的科研和教育事业。在系统整理父亲遗著的同时，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一生，我还准备以文学传记的形式记述父亲的生平，藉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表达女儿对父亲的一片思念之情。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和出版社的支

持，胡絮青先生还特意为本书题辞，在此谨表诚挚的谢忱。

孟 丹

1990年9月12日于日本东京

孟广来教授生平简介

孟广来先生于1926年4月26日出生在天津一个职员家庭里。兄妹九人，他排行第七。九岁时父亲病故，迫于生计，母亲终日操劳，使幼小的孟广来未能更多地分享家庭的温馨。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并减轻家庭负担，自十六岁起，他便踏上了独立生活的旅程。

在青年时代，他的四姐孟广琴介绍他参加了一个由进步青年组成的读书会，从而结识了许多知名人士，阅读了大量政治、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这无疑是孟广来先生后来选择从事文学研究的契机。当回忆起这段不平凡的生活经历时，孟广来先生曾感慨地说：“我很喜欢巴金的《家》、《春》、《秋》这三部书。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三部书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我总觉得书中的许多地方，与当时的我和我的生活环境很相近。”

为了生活和求学，他先后在西安、沈阳、上海、山东等地，从事过教员、报社校对等多种职业，凭靠勤工俭学就读于上海新闻专科学校，尔后又进入华东大学，1949年3月转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在山东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才华超逸，思想进步，被举荐为学校学生会副主席。1953年毕业后留校执教。在此后近四十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由助教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并荣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话剧研究会理事、中国戏曲学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理事和山东省郭沫若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孟广来先生是享誉中外的著名戏剧研究家，文学研究家。他潜心数十载，在中国戏曲、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等方面均有独特

创见,著述甚丰,好评如云。他的力作《中国戏剧的渊源和形成刍议》,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大量翔实的资料,论证了中国戏剧形成于唐代的观点,受到海内外戏剧研究界同仁的高度评价。他编著的《元明散曲详注》一书,独辟蹊径,精选详注,集元明散曲之精华,打破了历来学术界重元曲、轻明曲的传统观念。

对中国话剧形成史的研究,孟广来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85年在中国话剧文学学术讨论会上,他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中国话剧二次引进”学说,即: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留日学生引进了日本式的西方话剧,并与中国戏曲相结合,形成中国的早期话剧——文明戏;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前后引进了西方近代戏剧,淘汰了“文明戏”,经由“爱美剧”运动,正式形成了中国话剧。这一新创学说引起学术界的热烈反响,为中国话剧史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

老舍研究,是孟广来先生倾力较多且成果较富的学术领域。他先后发表的《二十年代老舍思想发展初探》、《三十年代老舍思想发展初探》、《从抗战到建国前夕的老舍》系列论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老舍的思想发展、文艺思想和创作道路,对老舍的文学贡献和作用,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并廓清了长期以来老舍研究中存在的许多模糊认识。同时,他对老舍的戏剧观、话剧艺术、艺术成就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此外,孟广来先生在推动老舍研究的中外学术交流中,发挥了不容漠视的重要作用。1982年,他率先倡议筹办了全国首届“老舍研究学术讨论会”,从而首次将老舍研究提高到一个学术专的地位上,为中国的老舍学术研究开辟了道路。1984年,他又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二届“老舍学术讨论会”,为“中国老舍研究会”的创办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外学者深入地研究老舍创造

了条件，促进了老舍研究的繁荣。

孟广来先生学识广博，勤奋著述，曾编纂有《〈故事新编〉研究资料集》、《茅盾研究资料集》、《茅盾年谱》、《刘白羽研究专集》、《柳青研究专集》、《老舍研究论文集》、《中国当代文学史》等书，充分显示出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

孟广来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将教育培养优秀人才奉为神圣职责。几十年来，他辛勤耕耘，忘我奉献，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助教进修生，以及外国留学生讲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中国戏剧史、中国通史、中国戏剧理论、戏剧概论和中国话剧史等多门课程。他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教学作风，生动幽默、引人入胜的语言风格，赢得了学生的欢迎和同事的钦敬。

孟广来先生性情温厚谦和，诚信宽容，淡泊名利，尽管他饱尝人世艰辛与不幸，却处之泰然，矢志不渝。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他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折磨，历经批斗、殴打、抄家、隔离和强制劳动，并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的非人生活。走出大墙后，他被迫清扫厕所，拖拉粪车，施行“劳动改造”。所有这一切，严重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恶劣氛围中，他仍以顽强的毅力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资料 and 甲骨文资料，其笃诚可鉴。

1979年，孟广来先生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重新恢复了他应当享有的学术地位和研究自由。他不计个人恩怨，尽弃前嫌，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除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外，还撰写了《中国戏曲史论》、《中国戏曲和中国话剧比较研究》、《中国戏曲艺术论》、《现代戏剧史论》等学术专著。可惜，正值他的大量书稿和论文出版或即将定稿之际，病魔却悄然袭来。1988年

8月26日下午，孟广来先生突发脑溢血病，因没有得到及时、应有的抢救，于8月28日21时28分不幸逝世，享年62岁。

孟广来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不愧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逝世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的一大损失。值得欣慰的是，孟广来先生刚毅正直的人生和丰硕的学术成就，早已为学界同仁所感佩，亦必将为一切有良知的后人敬仰和怀念。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孟广来教授生平简介..... (3)

二十年代老舍思想发展初探

——论老舍思想发展道路之一..... (1)

三十年代老舍思想发展初探

——论老舍思想发展道路之二..... (16)

从抗战到建国前夕的老舍

——论老舍思想发展道路之三..... (35)

老舍的话剧艺术..... (59)

老舍的话剧语言艺术..... (86)

《骆驼祥子》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98)

老舍在山东 (115)

从访问老舍在山东的旧居所想到的 (130)

老舍传略 (135)

附录:

第二次老舍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158)

二十年代老舍思想发展初探

——论老舍思想发展道路之一

老舍在我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有重要贡献的作家。他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园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龙须沟》和《茶馆》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他的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也是现代作家中不可多得的，他以自己作品深邃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但是，长期以来，对他的思想发展、文艺思想和创作道路，都缺乏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对他的评价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丁易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曾引用了老舍自己的一段话：“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①接着丁易同志便引申说：“这两句简单的话，虽然是说他在‘五四’以前那一时期，但却本质地说明了他后来创作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方法。”又说：“由于属于小市民层的‘命该如此’的看法，那么这一点‘委屈’和‘反抗’也就往往以小市民趣味的滑稽幽默态度出之，反倒削弱了反抗的力量。”这就是说老舍后来长期的创作一直是以“命该如此”的宿命思想为指导的，他的“滑稽幽默”是“小市民的趣味”。丁易同志的这个论断在一部分人中几乎成了定论，此后的不少《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沿袭了这个调子，抓住老舍“命该如此”这句话作文章，有的说：“一向是本着‘命该如此’的看法，这种小市民阶层的看法，使他对于‘个人委屈’，对于社会的反抗，都用了小市民趣味的滑稽、幽默来对待，严肃的问题被写成笑料。”^②有的说：“由于受‘命该如此’的宿命论影响，他不懂得

劳动人民受苦的原因，更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非人的生活。”^③等等。

近两三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老舍的研究有一些新的突破，许多研究者希望对老舍一生的贡献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种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为要作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应该继续深入地研究他的作品，同时有必要对他一生思想发展道路进行综合探讨，从宏观的角度对老舍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是一项很繁重的新的课题，不是我的力量所能胜任的。这里，我只作为一个开端提出一些初步的认识，以求得同志们的指正。

—

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曾说：“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宁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这段话写于1935年，可以说是对他早期思想和创作倾向的一个结语；对照他的经历和创作实践，这个结语应该说是确切的。

老舍是满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庭里。父亲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的收入度着困苦的日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父

亲阵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那时老舍不到两岁。

母亲是位勤劳而又讲义气的善良妇女，她的性格对于老舍的影响是很深的。老舍一生为人正直、刚强，不肯趋时附势，都与他童年的苦难生活和母亲的影响有关。我们从老舍后来的不少作品中，都能看到 he 母亲的影子。

苦难而寂寞的童年生活给老舍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后来多次谈到这些痛苦的记忆。他说：“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④他在《抬头见喜》中描述他中学时代过春节的凄苦景象，读来令人心酸。在《昔年》诗中他写道：“我昔生忧患，愁长记忆新；童年习冻饿，壮岁饱酸辛。”这些诗句是对他前半生忧患经历的形象写照。我们读老舍的作品，常常被他那幽默的笔调引得发笑，但笑过之后，又总感受到有一种辛酸隐藏其间，这种辛酸感正是作者早年的遭际在他作品中留下的印记，他早期那些被称为“幽默”的作品，其实包含着浓重的悲剧成分。有谁的青少年时代曾遭遇过不幸或磨难吗？他会懂得这种创痛往往终生埋在心底，每一触及都会啃噬他的心灵。而最初的反抗意识也往往从这儿萌生。研究老舍的思想应该以此作为他的起点。

我所以要谈他的这段早期的经历，不但因为这样的经历在我国现代老一辈作家中是少有的，还因为他的这种遭遇对于他思想性格的形成和一生的创作道路有着太密切的关系。下层劳动者的苦痛，他感同身受；他们的愿望，他体会得至为深切；他不仅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并且了解他们的“心态”。在旧社会，一个有正义感的进步的作家，如果有机会去体验下层社会和劳苦大众的生活，那种非人道的不公平的现实一定会激起他对于那些受屈辱

受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抗议。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中国，很少有可能给作家们提供这种机会。所以尽管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多次提出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在创作实践上很少收到什么成果。老舍不同，他不是要从外部去“深入”生活，他就生活在下层群众之中；他不是去“体验”，而是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他最初的不平之鸣可能发自对于自身遭遇的抗议，然而这些也会与劳苦大众的心声自然相通。

尤其可贵的是，他从十九岁结束学生生活以后，他的职业使他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由小学校长而中学教师，而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但他与下层劳动者在精神上情感上建立起来的联系，并没有因为他地位的升高而中断，不仅没有中断，随着思想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增长，使他对下层社会看得更清，理解得更深，而这种精神上情感上的联系也便越加增强了。这就是越到后来他的笔触越能深入到下层社会，代受屈辱者鸣不平的原因。

生活的经历并不就等同于思想和创作发展的历程，这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老舍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五四”运动。他自己曾说：“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⑤“五四”运动第一次使他觉醒，以新的眼光来看世界，看取周围的人们和自己。“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而自幼儿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一旦接触到反帝反封建的呼声，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的种子便立即萌芽、生长，使他成长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战士，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的思潮唤醒了他，使他对生活有了新的理想，